

话剧《苍穹之上》：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聂 锋

白鸽奉献给蓝天
星光奉献给长夜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人

“如果我有两个爱人的话……一个当然是你，一个是我们的型号飞机。”这是战机设计师江川在与妻子争执时说的话。在话剧《苍穹之上》中，江川对型号飞机的“表白”让人感慨，在我们所热爱的事业看不到希望时，我们会把它埋在心底，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它时，它会像万有引力一般把我们吸引，让我们奋不顾身、奉献一切。

聚焦“小人物”，动人心，沁心脾

黑夜最怕遇到黎明，江河最怕遇到大海，宏大背景最怕遇到“高大全”。“高大全”式的人物会反噬作品自身的艺术性，让作品失去深度、厚度与温度。然而在《苍穹之上》中，完全没有“高大全”的痕迹，有的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是小人物的离合与悲欢、辛酸与苦辣、苦恼与热血。开场，“鲲鹏2.0”战机首飞当日，随着战机发动机开启的一声轰鸣巨响，我们被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曾经的军工航空人由于“军转民”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后又由于“耙耳朵”（自行车）制造厂难以维持生计，希望濒临破灭，设计师江川无奈同意去民营企业当副经理，成雅杰因为推销不出去“耙耳朵”决定南下经商。这种“希望”可以看作是一种牵挂，即使在“耙耳朵”制造厂当中得过且过，他们也时常会告诉自己：万一呢？万一有一天能重回航空事业的岗位呢？而就在此时，曾经的总设计师带来了重启型号飞机项目的消息，这重燃了众人的希望之火，他们的理想没有被辜负。

此后，这群航空人开始了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剧作巧妙地赋予了空军军工研究所生活气息，从而展现出了这些人物的“小”，给人以亲切感。例如，江川与另外一位部件设计师争用计算机的滑稽过程，既有笑点，又让人从中体会到工作条件的艰苦。再如，江川的妻子虽然也是战机的设计师之一，却是一个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形象；首席试飞员高翔正义凛然的军人形象之外，还是一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大男孩；战机修理工人肖一刀更宛如隔壁汽车维修厂的维修工……

有人必有情，有情才有戏

在《苍穹之上》中，人物之小与主题之大是相辅相成的，而架起这二者之间的桥梁则是“情”。以剧中人物小海为例，他对家国奉献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近、真挚感人的。小海出身于军工知识分子家庭，却不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他高考落榜了，由于父母对他疏于关心与交流，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在人生的转折点，肖一刀成了他的师傅，在和师傅到大西北艰苦的战机制造一线后，他经历了严寒、高原反应、重感冒等，我们在曾经的叛逆青年身上看到了航空人所经历的磨难与坚毅，看到小人物在向伟大与高贵升华。一句“离开家那么久，第一次感受到，我想家了”直抵人心。而在此后，在迫于高原反应必须下高原治疗之际，型号飞机突遇故障，肖一刀赶去修理途中发生车祸摔伤了手，小海接过师傅的衣钵，拖着病弱的身体，走向型号飞机修理一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师傅的手。”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愿意为师傅、为父母、为祖国奉献青春的航空人。

舞台呈现细致灵性，留白暗合平凡主题

《苍穹之上》的舞台呈现十分丰富，从只能制造“耙耳朵”的工厂，到现代化的制造车间；从简单的脚手架，到震撼人心的战机“鲲鹏2.0”，在小小的舞台上展露无遗。同



话剧《苍穹之上》剧照

时，该剧的细节处也经过巧妙设计与安排，如在战机后默默工作的群演，让观众看到了战机制造一线的劳动者兢兢业业工作的情景。此外，剧作场景切换也颇具创意——一名指挥人员吹着嘹亮的哨子指挥若干航空制造工人热火朝天地工作，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场次更换场景。直到该剧谢幕时，压轴出场的指挥人员也没有一句台词，这名指挥人员与众多默默工作的航空制造工人一起，营造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留白”，实为暗合剧作平凡者不平凡的主题。

留白，是中国艺术作品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极具中国美学特征。“留白”一词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整个作品画面、章法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间。话剧也需要留白，也需要诗人王维所表达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观剧体验感。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可以从指挥人员、普通制造工人中，在飞行员走向战机“鲲鹏2.0”首飞，这种遗憾足够触动人的心弦。而开场后不久，有些扁平刻板化的人物形象却让人看不到戏，换句话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他们来告诉这些航空人要多热爱这个事业，会有多么大的重担压在身上。正如开篇所言，在我们所热爱的事业看不到希望时，我们会把它埋在心底，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它时，它会像万有引力一般把我们吸引，让我们奋不顾身、奉献一切。一丝希望，一通电话，一个消息，就足以把它点燃。



话剧《苍穹之上》剧照

薪火相传书写航空报国志 国之重器筑就航空强国梦

编剧 唐栋 蒲逊 甄进 导演 傅勇凡 舞美设计 秦立运 作曲 石松

领衔主演 孔 斐 董 凡 贾建立
李东昌 杨 涵 杜江宁

主办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出品 演出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8日、9日 19：30

北京 首都剧场

2019年3月1日、2日 19：30

成都 锦城艺术宫

2018年12月7日、8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原创话剧《苍穹之上》在成都西南剧场进行了两场演出。12月9日，在四川人艺党委书记、董事长罗鸿亮主持的专家研讨会上，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评论家陈先义，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表演艺术家李法曾、《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刘玉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国务院参事、中国话剧协会主席商永钧等国内文学戏剧界专家学者对该剧予以中肯评价。

话剧《苍穹之上》讲述的是中国航空工业战线科研和制造人员薪火相传铸造国之重器的英雄故事：上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正在研制中的战机被迫下马，江川等年轻飞机设计师不得不转入民用产品

的研发。这时，总设计师万知远从北京带回了国家决定上马型号战机的重大喜讯，重新燃起了江川等航空人的梦想与激情。剧情围绕着这群“追梦人”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展开，描绘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首飞当日，最新型、最先进的型号战机一跃成功！大家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歌声雄浑激昂，与战机的轰鸣声汇合成气势磅礴、震撼云霄的交响……该剧是四川人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把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作为创作方向和宗旨的一次有力实践，是对四川省军民融合取得的成绩进行精彩的舞台艺术呈现。

专家研讨会上，王树增认为，话剧《苍穹之上》是一部英雄主义的颂歌，书写了平民英雄。该剧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这部戏展现了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担当，正所谓平民英雄是支撑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本剧抓住了这一点，奠定了这部戏在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上的地位。

陈先义表示，这些年真正表现高科技行业、描述前沿话题的剧作并不多，话剧《苍穹之上》填补了这个不足，是一部引领中国话剧创作方向的新作。这部戏写的是老百姓关心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展现出平民英雄人物

的命运与贡献，这是《苍穹之上》最成功的地方。另外，整部戏贯穿了一种工匠精神，而我们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的精神。这部戏的现实意义极具典型性，在这个背景下，讲人物命运，讲我们国家的命运，是很有说服力的。

《苍穹之上》深深感动了李法曾。他认为，该剧展现了航空英雄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的责任与担当，这种精神深深鼓舞着观众。该剧十分生动，并且形成一个有趣的前后对比，真实地把当时的社会情况写出来了。全剧结尾，飞机首飞成功后，所有人齐唱《歌唱祖国》的那一刻，观众被深深感动。共同的

心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这些因素将整部戏升华到一个高度，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局。

“国家形象、国家意志、国家行为、中国精神，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有着它的价值意义。表现几代航空人的理想追求、奋斗和奉献，在舞台上达到了它应有的效果。”刘玉琴感叹道。她认为，一个时代要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气象，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这是艺术家责无旁贷的责任。航空人把民族的希望担在肩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这样的作品，可以长志气、聚人心、振士气。另外，她赞扬

这部戏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专业质感，并且剧情真实可信、有历史感，写出了航空人的精神与情怀。四川人艺的演员表现得非常好，演员对于人物的处理很自然、老到，是一部用心、用情、用功之作。

刘平认为，编剧能写出《苍穹之上》这样的戏非常不容易。剧中写得最成功的是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江川和他的妻子，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以及教育孩子几方面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那种情感写得非常真实，正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的默默奉献，传达出他们的精神，这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商永钧评价道：“这是一部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上乘之作。”他说，《苍穹之上》在思想上追求了一种精神，在艺术上追求了一种精湛，在制作上追求了一种精良。

话剧《苍穹之上》获专家学者好评